

俊彩星弛录

下

张国齐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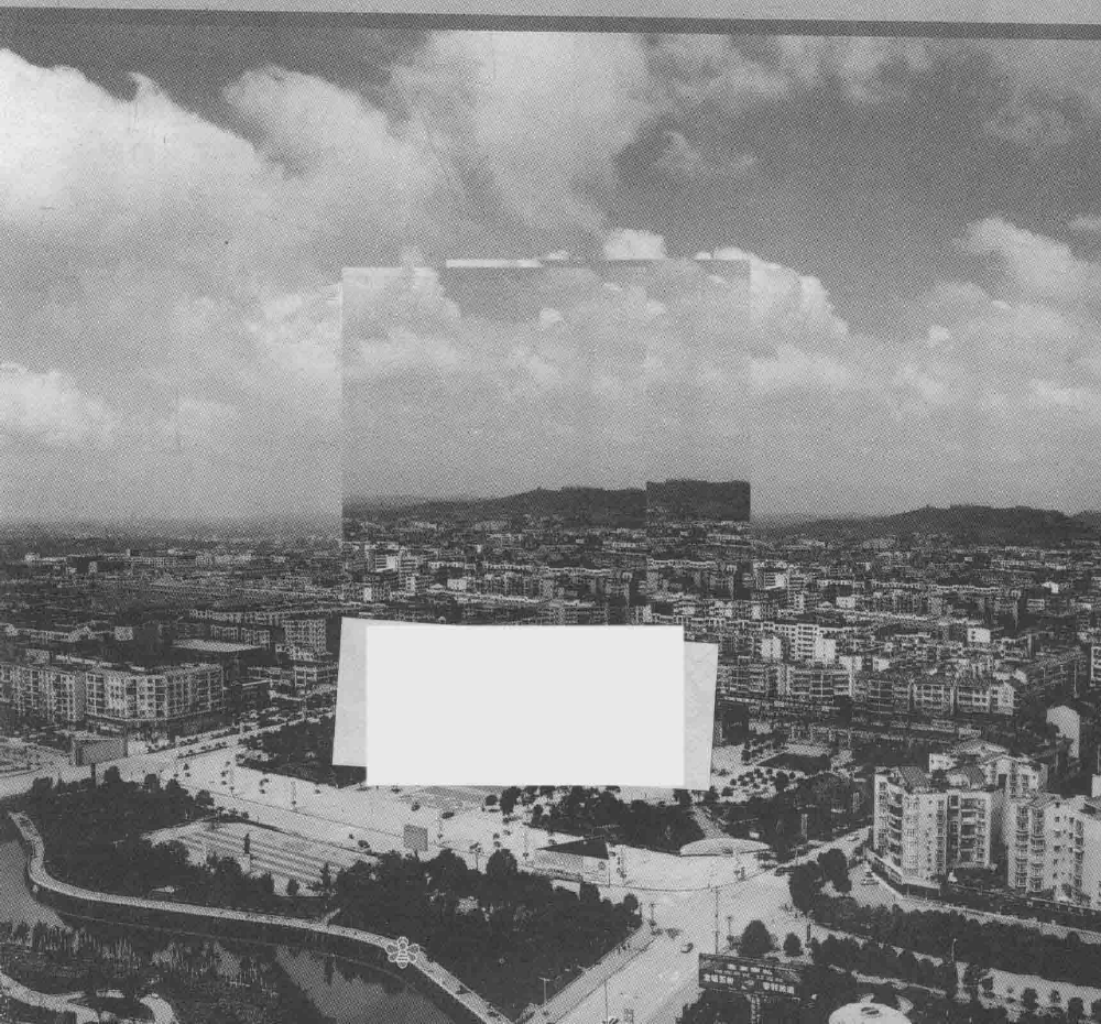


敦煌文艺出版社

俊彩星弛录

下

张国齐 著



二十四、诗人·诗歌评论家·杂文家

——访吴辰旭

由于在诗歌创作、诗歌评论、杂文写作等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在当今文坛，身为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杂文学会会长的吴辰旭无疑是一位引人注目的文化名人。采访他，是我多年的愿望。去年冬天的一个下午，通过电话约定，在甘肃新闻大厦13楼一间摆设简单的办公室里访问了他。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学养深厚的学者，坦率直爽，亲切随和，毫无架子。

吴辰旭1941年9月出生在临洮县辛店镇一个极普通的农家。他吮吸洮河的乳汁，更吮吸着古老辛店文化的营养，在生活中渐渐长大，也在文学中悄悄滋长。他聪颖、敏锐，自小就有远大抱负。初中毕业后不甘于当地教育的现状，只有15岁的他，便毅然



吴辰旭

独个人跑到兰州，考入教育质量堪称一流的著名学府——西北师大附中。他刻苦学习，向往将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不料，他高中毕业那年，北京大学在甘肃招生的只有生物系和其他几个系，唯独没有中文系。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西北师大中文系。大学毕业分配到兰州一中当教员，没几年就调入甘肃日报社工作。此后，他几十年如一日，



在报纸编辑、新闻记者的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党的新闻事业默默奉献着。根据他的特长，开头几年，主持《甘肃日报》文学副刊《百花》的编辑工作，后来担任《少年文史报》（现名《少年文摘报》）总编辑。在吴辰旭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报纸越办越好，很有特色。冰心、臧克家、吴作人、黄胄等一代大师兴致很高，相继应约供稿。霎时间，一张小报风靡全国，受到包括许多中老年朋友在内的亿万读者的青睐和爱戴，发行量最高时逾 50 万份。2001 年，吴辰旭退休后被甘肃经济日报社返聘，任高级顾问和常务副总编。一如既往，从事他为之钟情的新闻事业。这些年来，他为办好这张省政府的机关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组织稿件，撰写文章，确定版面，常常熬到深夜，不知有多少个节假日、双休日，因工作忙而放弃。

吴辰旭从初中开始进行文学创作，至今已有 50 个年头。早在师大附中读书期间，他先后在当时的《兰州日报》《红旗手》（《甘肃文艺》前身）《兰州市中学生习作选编》等报刊发表大量习作。用当时校内师生的话说，字里行间透出他锐不可挡的灵气。进入大学后，他已成了学生中的佼佼者而小有名气，不但在学生会办的《百花园》中发表诗作，而且不少作品见诸省内报刊。进入报社后，在报苑笔耕不辍，采写各种新闻稿件的同时，又在文学创作上奋力拼搏。几十年来，他怀着对真、善、美执著的艺术追求，在纷乱多变的社会现实中，苦苦寻找社会与人生的真谛，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政治抒情诗，为读者所刮目相看。其中最称道的是那首长诗《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后来被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周总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他的诗体裁多样，不拘一格。他写的旧体诗《祭伏羲文》于 2004 年 8 月在“龙的传人”大型主题公益演唱会上朗诵，同年 10 月，通过中央电视台第 4 频道“龙的传人”专栏向全世界播出。抒情短诗《远行》，在《甘肃日报》发表后被收入《中国新诗袖珍抒情诗选》。他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广纳博采，将汉赋中的表现技巧融入诗体，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诗体风格，受到社会瞩目。后来，他在

与几位朦胧派著名诗人的交流中，吸收了许多现代派新诗表现技巧。同时，又保留了传统诗中纯朴、浓烈的民族气息。正是二者完美的统一，使他实现了诗作题材由表现客观发展过程及外部形态向哲理剖析、内在情感刻画转变，形成了隽永、深邃的哲理诗风。1988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鸿爪集》，汇集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十多年的诗作。1994年出版了散文诗集《西出阳关》。

吴辰旭作为诗人，不仅创作了大量有价值诗作，同时在诗歌理论研究上也有着很深的造诣。他撰写的论文《中国政治抒情诗的几种构思形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谢冕主编的《诗探索》杂志1980年第2期发表后，引起反响。诗论《新诗的建行艺术研究》和他提出的“诗素说”（诗情、画境、哲理），引起广泛关注，受到著名诗词评论家唐祈、冯中一、谢冕等人的好评。诗歌评赏集《风流人物风流诗》，评析了古今中外世界著名诗人的爱情诗和他们的爱情故事，深受读者欢迎。

吴辰旭富有才华，掌握各种形式的写作。他那情思隽永的诗歌，婉约飘逸的散文，文笔犀利的评论，饱含时代气息的报告文学，交织着现代与古代的经纬，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诗人的他，写杂文尤具特色和优势。他对杂文写作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认为，如果说文学是人类的良心的话，那么，杂文就应该是文学的良心。它是新闻和文学的完美结合，要具有高超的思想性和精湛的文学笔法。它必须是作者有感而发的产物，具有很强的思想穿透力，言他人所不言、不敢言和不能言。阅读他的杂文，就会感到他是以诗人兼杂文家的气度立意行文，每每论中有诗，情里寓理，似感情不能自己才动笔而写的，往往是日有所闻，夜有所思，辗转反侧，夜半秉笔，一气呵成。字里行间奔淌着炽热的感情，诗化语言比比皆是，文字特别优美、凝练，仿佛在用诗句写杂文，有些议论可谓哲理诗。其驾驭语言的功力，特别是创造形象化语言的技巧，令人叹服。他写的《“势力眼”刍论》入木三分地为“势力眼”们腐朽卑劣的灵魂画像，揭示出当今社会以“利用价值”等待人处世的种种弊端。一针见血，直言不



讳地告诉人们“势力眼”是一种毫无原则、极端自私，且为人们所不齿的坏东西。其观点之鲜明，情感之激愤跃然纸上。他写的杂文《说唱》在《甘肃日报》上发表后被收入《杂园萃英》《当代杂文五十家》等书，杂文《种花得刺录》被收入《全国杂文创作百家谈》一书。1991年出版杂文集《温柔的力量》，后又出版《甘肃50年杂文选·吴辰旭卷》。

吴辰旭是一位高产作家，他用寇添吾、东方亮、虞伏虎等笔名发表文章。他的作品结集出版的除诗集、散文诗集、诗歌评赏集、杂文集外，还有诗体报告文学集《镍都，凤翥龙翔的故事》及报告文学集《在大千世界里》《窗口启示录》等。主编了《中国青少年美德故事》丛书、丝路诗丛、诗歌集《唱给毛泽东的歌》、杂文集《陇原刺玫瑰》等。为省上5台大型文艺晚会撰写了解说词，为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撰写了主持词，为电视专题片《神奇的土地》《滚滚白龙江》《陇上壮歌行》《真理的力量》撰写了脚本。为《世界集邮连环画》撰写的文学脚本，获“1991年全国第四届连环画评奖文学脚本三等奖”，入编《全国一至四届连环画评奖获奖作品图录》。2004年，为中央电视台《精彩中国·甘肃编》撰写台本，并被香港凤凰卫视《纵横中国·甘肃编》邀为嘉宾。2007年，为“甘肃精神”大展作总撰稿。2008年，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甘肃展馆作总撰稿，其方案获一等奖。

吴辰旭说，在他的艺术道路上，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文，受到影响最深的当属我国现代伟大诗人臧克家先生。他和臧老有十多年的忘年之交。每有困惑，就诚恳请教，在他诗集的出版上，臧老先后回信6封予以指导。至今，他还珍藏着臧老的30多封书信。而臧老已于2005年在99岁高龄时仙逝。这些书信，显然成了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弥足珍贵的资料。他说，除了臧老，他亲聆过教诲的，还有号称“东方梵高”的国画大师石鲁、北大教授谢冕、著名诗评家九叶派诗人唐祈、山东大学教授冯中一等大师们。在他们的身上有学不完的知识和智慧，有汲取不尽的精神力量。

吴辰旭始终不忘自己是一名从洮河岸畔走出去的学子，十分关心家乡

的文化建设和文学创作。2005年，临洮修建杨椒山纪念馆，他撰写了碑文。2007年，为临洮县首届老子文化节公祭活动撰写了《祭老子文》。2008年，临洮中学兴建东校门，他撰写了纪念碑文。他为大型画册《临洮——中国西部历史文化名城》撰写了序言，还为家乡几位业余作者文学作品及新闻作品集作序。他创作了不少歌颂家乡临洮和赞颂母亲河洮河的诗作，发表在临洮县文联主办的《洮河》等文艺杂志上。他写的组诗《洮河情思——留给故乡的歌》中的两首诗作《飞走了的蒲公英》《我的梦》被《临洮县志》入编。

吴辰旭现在是个大忙人，社会活动十分频繁。除了编报，省上文化宣传部门和一些文化团体常要他写这写那。采访中间又接到一个要他参加社会活动的电话。临别时，他送给我他新近主编的《盛世中华书画长卷》，前些年主编的《陇原刺玫瑰》和以前出的几本作品集一一签名。令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我初识吴辰旭，是上世纪70年代他任《甘肃日报》文艺版编辑时，距今已有30多个年头。前些年征集《临洮县志》（续编）人物资料，又有书信、电话来往，真正了解作为诗人、诗歌评论家、杂文家的他，还是这一次。深受启迪，获益匪浅。

（摘自2009年6月7日《定西日报·西部周末》王得胜）

附：



辛店鸟瞰



故乡的小镇

吴辰旭

小镇是一颗翡翠宝石，洮河是一根碧绿的丝线；高原是祖国隆起的胸脯，它就佩戴在祖国的胸前。

褐色屋脊象片片浮萍，玉立在碧波荡漾的湖面；那像荷花般鲜艳的，是人们欢欣的笑脸。

这里是人生之旅的码头，多少希望在这里靠岸——有的奋斗之羽在这里丰腴，有的生命之舟在这里搁浅……

无情的年月像洮水流逝，带走了多少血泪多少云烟；南腔北调都被揉进高亢的秦腔，在祖国的崇山峻岭间回旋。

生活富于传统和时代感

吴辰旭

在几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小镇，也许只有一个小黑点；但周围的十万大山知道，她是最敏感的一根心弦。

雪山的传说曾在这里燃烧，黄河的雷霆曾在这里呐喊，喜讯曾从这里传遍农舍茅寨，将军曾在这里接受美好的祝愿。

脚户哥一肚子两肋巴的故事，筏子手三天两夜也唱不完的花儿，在牛马粪烧暖的土炕上，曾一代又一代地向四周飘散。

如今，南来北往的汽车司机，把话题引向千里之外、大洋彼岸；小镇变得越来越洋气了，城里的时髦，在这里也不稀罕。

四乡八野的年戏在这里竞技，旱坪山寨的社火在这里丰妍；三天一集牵动着山坂峁谷，一张新片海报招来手电串！

尚友社的秦腔从杂货铺传出，省城的歌舞也在新剧院上演；小镇的神

经通向四面八方，生活那么富于传统和时代感。

这是一块风水宝地

吴辰旭

村头的老榆树是小镇的旗帜，它经历了千百年的雷震电击，多少代人的童年在它的脊背上度过，磅礴的绿涛拂醒多少人的记忆。

慈沟的泉水给小镇镶个金边，街心的甜井把生活酿成了蜜；条条毛渠像洮河伸出的触角，描画出小镇色彩斑斓的四季。

骆驼崖上可拾到远古的陶片；大寺洼腰能触摸先祖的足迹；从刀耕火种到电灌机犁，小镇经受了多少风雨！

历史是一根坚韧的线，在失败和成功的更替中延续；小镇是一部浩繁袖珍的缩影本，存贮了多少盛衰兴亡的真谛。

辛店镇是辛店文化的发祥地。



二十五、桑梓骄子

一个农家子弟却能大显身手于高等学府，
石应福的人生丰富多彩，着实让我们十分羡慕。
不是羡慕他的富有，而是他卓尔不群的风度，
他没有虚度年华，用心血写成一部如何成才的书。
如果把把他的人生进行一番高度概括高度提纯，



石应福

如果把他的人生划成阶段，绘一幅明晰的路线图，他的人生之路堪称一曲波澜起伏的“阳关三叠”，读书于三地，执教于农大，从政于古浪县政府。世上没有坦途，人要和江河水一样，有勇气冲出峡谷，也没笔直的路，人在曲折的路上不迷失方向，才能大展宏图。

(一)

命运严酷，没有因他的自幼好读书而加以眷顾，驱之不散的贫困成为上学道上一只只拦路虎。

面对举步维艰，有些人随时可能打退堂鼓，

面对重重困难，有些人也会志丧气馁，望而却步。

他既没有基础又没有后盾，更没有条件我行我素，

到底一个个困境如何克服，不能不引起人们高度关注。

1947年8岁的石应福踏进辛店小学的大门，

从开始识字到学算术，这就是他的“人之初”。

12岁上到四年级，家中贫寒让他的读书难以为继，

于是辍学，承担起不应由他承担的生活重负。

他虽然身单力薄，还是不让父母吃更大的苦，

兄弟几人往旱地背砂压田，个个是拼命三郎，胜似牛犊。

这一年勉强种了远近闻名的瓜种“黄金蛋”一亩，

盼望能卖一些钱，家中准备盖几间屋。

从此，12岁的他整天在家和瓜地间来回穿梭，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只想为改善家境而全力以赴。

一个少年不可能有太大的本事，刨出个金娃娃，



现在只能背水一战，才可改善“一年盼的一年富，年年穿的没裆裤”。

六月后天气进入酷暑，瓜地的“黄金蛋”也快成熟，

他在地边搭了个瓜棚，每晚睡在这里守护。

瓜熟采摘后，他一担担挑到集上沿街叫卖，

天天如此，直坚持到把瓜不剩一个地售出。

为了多卖钱，瓜再甜他还是把口水咽下肚，

小小年纪就懂得开始用节俭把自己严加约束。

种了一年瓜，使家中多少有了些收入，

第二年他便又背起书包返回校园复读。

1953年小学毕业，同年他考进临洮一中，

然而又逢多事之秋，当年大旱，家中又入不敷出。

不得已第二次辍学，这一年他才15岁，

到底下一步该如何走，他两眼茫然，心中无数。

恰好甘肃工业厅学徒培训班正在招生，他便急赴兰州，

一考即被录取，结业后，分到汽车修配厂当学徒。

1954年在汽车修配厂学修发动机，学修油路，

整整一年，他在厂里寸步不离求教于师傅。

一年后他又改弦易辙，毅然决然告别汽修厂，

不是说他迷途知返，当一名技师多少人趋之若鹜。

走出汽修厂，也不能不现实地说他已有远大抱负，

他只牢记父母的话：“家门要出一个读书人告慰先祖！”。

如果继续在汽车修配厂一直干下去，

毫无疑问，就要把父母的殷切期望辜负。

1955年他再没有犹豫，考进临洮三中，

两出两进，在学习的路上已造成两年的延误。

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上高二，1960年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家中几乎陷于绝境，整天用野菜果腹。

饥荒使大多数学生每天提一小罐菜汤糊口，

饥荒如秋风扫落叶，使学生大量流失放弃读书。

原初一招六个班，第二年减成三个班，第三年减成一个班，

而仅有的这一个班只有27名学生，真是寥寥可数。

石应福这一班仅32名学生，女生仅剩稀罕的三个，

而他是班中年龄最大，唯他学习刻苦生活俭朴。

他和师生同命运，吃了上顿没下顿，

越困难越焕发出坚韧成为他的精神支柱。

多少天中碰到的最好吃喝，就是难得的面糊糊，

他勒紧裤腰带，一天尽喝清汤心也知足。

那怕饿倒在课堂上，他也不放弃、不绝望、不沮丧，

咬紧牙关，不能功亏一篑，要突围不匍伏。

这种雷打不动的坚守才使他没被艰难击倒，

这种逆水行舟而永不言弃的精神才使他脱颖而出。

1961年高中一毕业，他深孚众望考进甘肃农业大学，

进入大学他只有走勤工俭学的路，同时争取补助。

平时我们对千锤百炼的深刻含意理解不深，

实际上这四个字的底蕴中浸透了人生的千辛万苦。

对他的锤炼是在扑面而来的冲击波中他首当其冲，

家中年过花甲的父母，疾病缠身如风中残烛。

大哥常年在外，弟参军，尽孝只有他责无旁贷，

父慈子孝，1962年万般无奈第三次辍学，回家赡养父母。

一进家门，为给父母看病，他先去请大夫，



抓来一付付中药，煎好之后让老人按时来服。

他替代父母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天天挣工分，为了能多挣工分，从凌晨一直坚持干到晌午。

他和一两个好友上房泥，防屋漏雨，防橡虫蛀，又精心种好白留地，解决家中急需的各种菜蔬。

还在家中养起了鸡，鸡能生蛋，改善父母营养，为给家里增加收入，他也养起了一头猪。

家里家外不停地忙，一天到晚闲不住，取之有道，就是钱挣的少，但也决不应付。

起早贪黑往十里外的工程工地上拉石头挣钱，人们已分不清他是大学生还是农夫，天天与架子车为伍。

一年中不敢一日懈怠和父母朝夕相处，他越来越感觉到再也无法离开年老体弱父母一步。

这是用无怨无悔的付出把大孝来写，这是用尽孝而甘愿牺牲把报恩之歌来谱。

而书又要念，家又得顾，他进退维谷，仿佛置身湍急的漩涡，障碍重重难以克服。

他企盼有个人在他身旁奇迹般出现，助他一臂之力，事已至此，他只有选择结婚，何况天无绝人之路。

这次辍学是不得已而为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结了婚，人生之大幸，是天赐他一位难得的贤内助。

他的爱人一进门，两人同心，其利断金，她能孝顺公婆，擅长家务，更为难得的是很能吃苦。

她勤勤恳恳，干重体力劳动，巾帼不让须眉，共同挑起家的重担，石应福如虎添翼，再无后顾之忧。

于是 1963 年再无牵挂返回农大复学，他三进三出，

三年后大学毕业，这是人生中最嘹亮最振奋人心的一个音符！

(二)

上面的文字，仅仅写到石应福的主线，这还远远不够，

因为他多才多艺心灵手巧，人生是大展风采的三重奏。

他天资聪颖，从小就爱看地方上演的秦腔“打镇台”、“闯宫抱斗”，

他从小就痴迷正月社火里的舞双龙，跑旱船，狮子滚绣球。

耳濡目染，他的文娱特长在小学已初露锋芒，

正月村上的社火队，他和吴德旭就是秧歌队的排首。

正月十五夜，家家张灯结彩，有吉祥灯，走马灯，杜家的“双羊碰头”，

男女老幼雀跃跳火，火把冲上坪，人在山上吼。

晚上，石家坪群众还要给辛店送来社火，

顿时长街变成灯的海洋，皓月照龙舞，人掌花灯扭。

进入三中，他就是学校文工团谁也离不开的核心，

1958年他到西北民族学院学习了不少民族歌舞，演技更上一层楼。

8月学校组团南下渭源到引洮工程工地慰问演出，

带去了全县人民的祝福，带去了父老乡亲的问候。

他拉起二胡，如泣如诉的琴声让人陶醉，如闻天籁，

他拉起手风琴，铿锵激荡如虎啸龙吟，令人精神抖擞。

他生于斯，长于斯，把繁荣地方文化视为己任，

他作为一个开拓者，把自己的所学向大伙一一传授。

是他揭开辛店社火新的一页，风气为之一变，

“花儿与少年”在他教练下，踏歌而行走上街头。

一把把红扇像一只只翩翩飞旋的蝴蝶，



让乡亲见所未见，一个个俊男靓女载歌载舞美不胜收。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青春之美竞相绽放，

琴声悠扬，石应福脚踏节拍全身贯注拉手风琴伴奏。

鲜艳的民族服装，彰显别具一格的异乡风情，

从中锻炼，培养出一批能歌善舞的新秀。

跟着挤奶员的舞步，我们仿佛看到内蒙草原上的奶牛，

“采茶舞”中，姑娘们追逐蝴蝶一个个背着竹篓。

他曾扮演“逛新城”中的老阿爸喜形于色，张梅兰扮女紧随其后，

我们宛如看到拉萨一片新面貌，布达拉宫下建起高楼。

他曾扮演一个热情奔放的维族老人，踏着舞步打着手鼓，

舞蹈中我们隐约看到天山南北到处一片锦绣。

从中学到大学，寒假一回家，就筹备村上的春节演出，

紧锣密鼓，好戏连台，大唱英雄人物，不演历代王侯。

他是个全才，能作曲，善配乐，会编剧，擅长导演，

组织能力强，用人之所长，如指挥一部器乐合奏。

他先导演了“洪湖赤卫队”，“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悠悠，

他把“沙家浜”改成陇剧演出，声情并茂感动了老幼。

一年，正月初七歌剧“江姐”的曲谱才拿到手，

正月十五要演出，人们认为根本不可能，难以一蹴而就。

石应福说：“非不能，是不为，有志者事竟成！”

有了信心和勇气，他耐心给每人教唱，排戏更是快节奏。

“江姐”没有让乡亲失望，正月十五如期演出，大获成功，

奇迹就是靠这种迎难而上、同心协力的精神造就。

这一切不仅仅是图热闹，是繁荣文化，是提高素质，

只有这样，家乡文明的社会风气才会与日俱增，越来越浓厚。

我们不应当把昔日的红红火火仅仅留在记忆里，

每一个后来人都要认真思考，何以承前启后？

石应福精力充沛，很少见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他有强烈的实践欲，每件新鲜事物总想自己动一动手。

他是一个生活的强者，既不愿冒尖也不甘人后，他不甘平庸争创一流，平生都在不断追求。

农活他无一不精，不管是春种还是秋收，

他是一个不错的泥瓦工，操起瓦刀得心应手。

他炒得一手好菜，会嫁接，会扎灯笼，也会一些木工活，还会照相，洗印、拍摄了一幅幅珍贵的历史镜头。

他自学成才，不断钻研，从自身扎起找准穴位，持之以恒，他终于心领神会掌握了针灸。

一专多能并没有带给他过度劳累，而换来一次次精神享受，

多一技之长，助人就多一个窗口，他乐于成为一名多面手。

鼓励大儿子扎根农村，做一个新型农民，

他支持辅导儿子大办企业，在“种养加”上不断创造丰收。

从中体现了他对故乡的眷恋，对根的回报，

也彰显他心系农业，永葆农家子弟本色的操守。

(三)

石应福 1966 年农大一毕业，由于品学兼优，就留校任教，

从此开始了 30 多年的教书育人，30 多年的为人师表。

国以农为本，他投身农的专业孜孜不倦辛勤耕耘，

他在风口浪尖上弄潮，在广阔的大海上开辟航道。